

苦菜开花黄又黄

□南京 雷雨

冯德英先生著有长篇小说《苦菜花》《山菊花》《迎春花》等,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苦菜花》。记不清楚是什么缘故,母亲从河东一亲戚家带回了这本小说,让我看,但说是一个星期后必须归还。

我读得自然是如饥似渴,囫囵吞枣,废寝忘食,也记住了大概的故事情节。父亲说,这部小说里的景物描写比较多,也可留意一下。我只顾快速浏览,无暇他顾。但看完之后,就记着给她分享。她在我座位后面,我悄悄给她,生怕被其他同学看到,笑话我们,还很神秘地对她说,景物描写来不及细读了,真是太匆忙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个星期转眼就过去了。自然是要遵守承诺,我把书从她那里要回来,母亲就托人把书归还给亲戚家了。这事情也就似乎到此结束了。但令我意外的事情却发生了,她居然把这部小说中自己认为重要的关于景物的描写几乎都抄写了下来,并不厚的本子,细细的铅笔,足足有好几本呢。这些本子,正反面,都是密密麻麻

的字。她悄悄地对我说:你拿去看看吧,不要急着归还给我。我如获至宝,细细品读。

说是景物描写,也并不完全准确,她还抄有一段关于杏莉母亲的描写:

她,三十几岁的人,白皙的鸭蛋形脸儿,还红晕晕的很有光采,细眯眯的眼睛在说明她是个好看而多情的女人。她走在门槛外,黑暗中略停一霎,那淡淡的细长眉毛猛耸了几下,小嘴两边皱起纹褶,可是当她迈进门里站在灯光下时,随着这一步,她的眉毛展开了,嘴角上的细皱纹变成了微笑,但,像有苦味的东西衔在口里似的,这笑显得不自然。

另有一段,有小说中人物杏莉与德强的名字,但她把这两个名字空了下来,引人遐思:xx和xx,都用手扶着窗台,向院子里望着。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里面有条用砖头砌起来睡两三个人的炕,炕前有张长方形的桌子,上面有盏带罩的洋油灯,桌前放着两把方凳。显然,这是他俩常在一起温习功课的地方。

这个“他俩”,会是谁呢?

已经到古城去读高中了。一个月才能从学校回家一次,要带粮食。骑着自行车,她坐在后面,过了北水闸,沿着许南公路,到了遵化,就要上沙河大堤,经过蒲楼,会歇息一下。望着河堤下似乎已经荒芜的蒲楼学校校园,会说起彼此父母在这里上学的时候肚子饿得几乎无法站立的艰危岁月,会提起她抄写《苦菜花》的事情。

她说,抄《苦菜花》的时候,她外婆家还拥挤住在村子寨墙下面的小房子里,那个时候哪里有电灯?是用煤油灯呢。

此后已经读大学了,暑假漫长,夏夜与她闲聊,当时她外婆家已经搬回草门楼了。草门楼是她外婆家的大宅院,解放后被征用做村子里的学校了。又说起《苦菜花》,她说,小说的主人公冯仁义一家人苦,却革命,但杏莉的妈妈难道不苦?不也是一朵受尽蹂躏的苦菜花?

苦菜开花黄又黄,你我情深意又长。吃苦受罪心里甜,苦菜花几万年香。偏僻小村,深宅大院,灯火一盏,两人对坐闲聊,不胜唏嘘。

找到那扇窗户

□南京 周云龙

朋友老徐,平生一大爱好,喝点小酒。粗略统计一下,应该上吨了。不过,家里藏着两瓶老酒,他一直没打开,不舍得喝。一问,是两瓶口子窖,一位朋友临终之前特意托人带给他的。朋友去世之后,他作为念物,放在酒柜的显眼处。每次看到它们,都像见到故友。

老徐的这位朋友,也是我的朋友,而且是同事加长兄——施巨舟,自称“大船”。离开老家好多年了,现在还保持联系的,只剩下一些铁杆老友。有时回去碰见他们,三句两句就会提到大船。而聊到大船,说着说着就扯到他喝酒相关的一些碎片、片断。

当年,我们在一家县市报社工作,都是单身汉,又都是新闻采编的门外汉,我们切磋稿子的同时,也常常推杯换盏。跟他采访搭档的次数,远远少于一起喝酒的场次。酒桌上的“敬业”,有些负能量,容易给人“漏船载酒”的联想,所以,大船离世10多年,我没有写过一点纪念的文字。

其实,心里时不时地总会跳出一个弹窗,那是他的笑脸,他扶眼镜的手势,他修改稿件时专注的样子,当然,也有他喝酒时狡黠、痛快的神情。大船的一生,享年四十有二,何其短暂,但最大的亮色是,他有无处不在的乐观。

找乐。报社初创时期,他从县办企业跳槽过来,以写诗见长,和阿海志趣相投。一次两人从乡镇结伴采访回来,阿海喊他去自己家吃饭。大船在外不拘礼,跟人自来熟,这也是他后来成为小城文化名人的先天因素。阿海家里没有什么准备,母亲给他们熬了一大钢精锅的稀饭,炒点小菜。两人

一边喝粥,一边穷侃,一边突发奇想,展开比赛:看谁喝得多喝得快。阿海记得,最后大船以半碗优势险胜。他去世后,阿海的老母亲几次念叨:那个爽快的小伙子,能说能喝,走得太早了,哎。

造乐。大船在主持报纸副刊时,小城里网罗了很大的朋友圈,红兄是其中来往密切的一位。一次,两人小聚时即兴约定:等到那天外面飘起雪花,一起赏雪喝酒,地点在北关桥下的小酒馆。“改天请你吃饭”,典型的社交客套,你懂的。可是,他们两个说到做到。一天傍晚,天上飘起雪花,开始星星点点,其后越下越大,很快银妆素裹,琼玉一片。红兄电话拨过去,两人几乎同时大声喊出:“下雪了!”接着是不约而同的爽朗大笑……那天踏雪而归时,夜雪和他们的酒意一样方兴未艾,大船突然改用标准普通话,慷慨激昂,吟诗一首: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雪地上的“诗词小会”,至今还在红兄的梦里不断“复播”。

照乐。上海大医院手术回来,同事们去家里看望他,大船在捧读一本书。娟娟本想找些合适的词句安慰他,大船搁下书,指着客厅的窗户,幽它一默:上帝给我关上了一扇门,一定会给我开一扇窗,我在这里——找这个窗户呢。

大船最后找到他那扇窗户了吗?最乐观的朋友也匆匆走了,令我对乐观也有些不再乐观。不过,他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不满百,但是他完成的是一次“深度游”,玩得尽兴,玩得开心,活得随性。乐观心态,也许就是上帝给他打开的那扇窗。

肥佬和琪

□广东东莞 萧穗玲

先生一直以来好烟喜酒,外号“肥佬”。但就是这一粗犷男子,从知道我怀了孩子的那一天起,就再也没在家里抽过一根烟,而且这一坚持竟然就是二十多年。他总跟人说,烟是戒不掉的啦,但不能让最亲的人吸二手烟,尤其是作为父亲。

还记得女儿刚出生,先生在医院里第一次抱孩子的时候,他在床前很有仪式般地舒展了一下四肢,然后站稳脚步,慢慢地躬下腰,平伸出双手往“小包裏”下穿过去。接着,他猛地腰身一挺,双手同时用力平举,如捧着一箱宝贵的金砖。看着那机器人一般僵硬的手势,我还真担心他会把女儿抛了起来。他怔了大约一秒钟的光景,然后不好意思地说:“原来她那么轻。”接着,便“哈哈”地傻笑了起来,小肚子一鼓一鼓地打着颤。

女儿皮肤粉嫩粉嫩的,白里透红,很招人爱。先生每天下班过来给我送饭时,总要抱着孩子看呀看的,自顾自地跟女儿说话,诸如“要

吃得白白胖胖”“快点长大,带你上街玩”“买最漂亮的裙子给你穿”之类。

我们给女儿起了个名字叫“琪”,希望她做个快乐的小天使。琪琪打小长得特别“壮”,手脚像一节一节的莲藕,先生总喜欢带上她到处溜达。有事没事,他就抱上孩子在大厅里“骑马马”、躺在床上让女儿坐在肚皮上做拱桥,或者把还没学会坐稳的宝贝女儿夹在双腿,一手开着摩托车到处“兜风”。女儿再大些,只要方便,每次朋友相聚,先生都会带上女儿参与。六岁以前的女儿,跟他几乎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从不爱穿裙子花布,头发也是剪得短短的。他喜欢人家称他的宝贝女儿叫“肥佬琪”,他说那是他的指定产品,是“肥佬”的“琪”。

俗话说:“女大十八变”。女儿读小学后,长得越来越斯文秀气,喜欢穿裙子,老让我给她扎各种漂亮的辫子。带着美美的女儿出去,先生觉得更有面子了。有一次,先生很诚恳地问我扎辫子的窍门。一

个多小时后,女儿顶着一头五颜六色的辫子出来了,活脱脱的一个大刺猬。原来,先生在街上新买了一大包五彩的橡皮筋,硬拉着女儿做了一个实验。然后,父女俩像一阵风似的消失于我面前……

时光飞逝,转眼间女儿读大学了。那次我们把女儿送进学校后,先生若有所失地跟我说:“从今天起,我们成了空巢老人了。”到了寒暑假,女儿回家是他最兴奋的事。他总喜欢一大早就去市场里买菜,然后钻在厨房里,施展浑身解数,做满满一桌子菜,还会苦口婆心地劝说女儿:“别减肥,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多吃点,吃好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啊!”

最近,我和先生参加了一位朋友女儿的婚礼,场面温馨而热闹。回家后,先生呆在沙发上默默地看着电视节目。好半天,他摸摸大肚皮,幽幽地说了句:“等到咱们的琪哪天出嫁了,我怕是会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不知道将来会是哪个小子把我的女儿偷了去?”

玄武湖的夜

□南京 桂宝芳

仲夏伊始后的一个周末傍晚,我和家人走过神策门公园到玄武湖散步。我们漫步一段环湖路,步入亲水平台,选择一处站定,背后是南京火车站,前面是一泓湖水。

夜幕中,环湖观望,湖岸高大的树木缀着泛光灯,一会儿玫红色,一会儿翠绿色,一会儿是淡黄色,交替变换,与浓密的树叶、丰茂的树丛、大片的荷叶,形成斑斓的色彩、迷离的光影。

临水的栈道、码头的轮廓,似乎用一支水笔勾勒成了金色的光带。湖面的桥被灯光装点着,金灿灿的。湖上空几架无人机带着银白色的光在缓缓地飞,仿佛天上的星星纷纷下降坠吊半空中,天空的繁星已沉浸湖间。东南角高耸的建筑物上的射灯在湖上空划出一道绿

色的光,如时针不停摆动。远处的山色似有似无,与天际相接。在景观灯、亮化灯的点缀下,夜晚的玄武湖像是加披了亮片闪闪的薄纱,尽显玄武湖的夜色美。

“青山常伴绿水,燕雀已是南飞”,湖风轻吹,歌声劲脆,是谁在唱《美人画卷》,转身回望,身一块平地上已围了一群人,呈半弧形。走近一看,一位年轻的女子,着一套米白色的运动装,拿着话筒边唱边舞,身边还有四个伴舞的人,有的拿着绸布扇,有的拿着绢花、有的背着小鼓,脚下摆放着小提琴、二胡、吉他等乐器,就像一支小小的演出队。

我们沿着环湖路朝玄武门方向走,走着走着,一股花香沁入心田,定神往前一看,已到玫瑰广场。当我们踏上和平桥,回看南京火车站时,

亮丽的车站就像一艘大船静静地停泊在湖岸,等候着八方来客。走过和平桥,行到湖边步道,这里是静谧的。步道一边是池塘,塘边有花草;一边是湖,湖中有两个相距不远的小岛,岛上有茂密的草木。偶见湖面上有水鸟飞掠而过,小岛、湖岸、池塘里传来此起彼伏的蛙声,把我的思绪一下子代入到家乡宽广的稻田。

我们沿着湖边步道,进入聚兑亭,来到古朴秀雅的“后湖印月”水榭处。这里,播放着节奏舒缓的歌曲,一群人在打太极拳,一群人在跳广场舞,他们练有所得、乐在其中。“后湖印月”北边高高的护城墙上悬挂着红红的灯笼,让我回想起古时的烽火照城、铁骑兵戈。

玄武湖的晚上,和谐、静好、美丽。

阳台上的风景

□湖北咸宁 程应峰

城市里,不管是哪一栋楼房,只要房间住进了人,阳台大多就会变成鸟笼。当然,在这众多鸟笼般的阳台上,也有例外。

我家隔壁就有一方阳台一直没有什么屏障,坦然地敞开着,任阳光流淌,任空气来去。正因如此,它才显得引人注目,不同凡响。

通常,阳台是属于女主人的。只要天气晴和,女主人一早便会出现在那方开放式阳台上,她挽着长发,一张脸清秀而光洁,一身得体的家居装,露出浑圆的肩胛和顾秀的颈项。她在阳台上专注于家务时,眼眸含笑。晨光中,她给人的感觉是如此安详。晨风吹过之后,她会停下手中的活儿,抚一下额头,目光投射在楼群分割的蓝天白云中,姿态优雅而美丽。看得出,她是个富有女人味

且勤俭持家的女人,属于她的那方阳台,干净、素洁、有序。阳台护栏总被她擦得干干净净,有时,她和女儿趴在护栏上,肩挨肩说着悄悄话。阳台支架上有一盆葱蒜,几枝吊兰,几盆花卉,活活泼泼的,那是一种雅致中的热闹,最难得的,就是她家阳台上的仙人球,竟会在她的精心伺弄下,开出一簇簇嫩黄的花来。

她每次晾晒的衣物数量不多。可见她总是及时清洗,容不得家中有一点点脏衣服积攒下来。在阳台上我见得最多的是一件件手编针织物品,看得出她是个会编善织的女人。有时,她会在阳台上摆张小桌子,一针一线地绣流行的十字绣,她的专注和宁静,融合在色泽缤纷的绣品之中。

那方阳台,在我目光所及处,成为绚丽的风景。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568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